

# 马的脊梁

——坎布拉随想

张飞燕

当这位疲倦的，一路奔逃至此的僧侣坐在山坡上，一边喘息、一边用手掸了掸肩头上的尘土时，他突然想起了赞普朗达玛倒地那一刹那瞥向他的最后一束目光。那目光中含有惊异也含有一种无奈，似乎还有一丝坦然。贵族们尖叫着，高喊着，潮水般纷纷涌向倒地的王，当他们经过盟碑时，谁都没有注意到乔装成苯教僧侣的他，怀揣着弓箭，早已在人群中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朗达玛。这位雪域最后的王，苯教最忠诚的捍卫者，应声倒地，甚至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公元9世纪，朗达玛下令禁佛，将卫藏所有寺院的僧侣全部赶出经堂，烧毁佛经，强令还俗、当兵，甚至带上弓箭和猎狗去猎杀动物，并将大小昭寺改成牛圈和屠宰场。当一群牵着猎狗背着弓箭的僧侣进入深山打猎时，惊动了正在深山中苦修的拉龙·贝吉多杰，怒不可遏的他，扯下其中一位僧侣手中的弓箭转身就冲出了密林。

朗达玛，在藏语中意为“牛魔王”。他继位于赞普赤热巴巾，赤热巴巾是朗达玛的亲弟弟。赤热巴巾(藏语为长辫子的人)除了信仰佛教，也信仰苯教，极为尊崇僧侣，史书上称其甚至将辫梢上的长丝带铺在席位上让僧人坐，而朗达玛则笃信苯教。赤热巴巾在一次酒醉中，被信奉苯教的贵族大巨们趁机拧断了脖子。

从松赞干布至赤德祖赞期间，佛教在吐蕃虽然以时断时续的步骤一直传播下来，但这段时期的佛教在吐蕃没能真正立足。当时的吐蕃王朝依旧由苯教一统天下，佛教只是乘隙而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开始，对政治经济，特别是文化领域采取了自由开放的政策，这就导致了藏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，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这一打上苯教烙印的佛教支派。

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大胆地推断：两位藏王的死，其实是雪域高原上一场原始宗教(苯教)和新传入宗教(藏传佛教)之间的激烈较

量、斗争的结果。朗达玛的禁佛乃至死亡，在雪域像春雷般随着一声炸响迅速地传播开来。这些早期只有在王官贵族和深官后妃中间信奉的宗教，如今随着朗达玛的死，反而得以在民间开始广泛传播，如果朗达玛不死，佛教也许还会在宫廷后妃中传播一段时间，然后随着后妃的死亡逐渐消亡，或者说，最后彻底被最早扎根在青藏高原最原始宗教——苯教，一脚从历史舞台上踢下来。

当然，藏传佛教的再度兴起，也跟西藏割据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、政治需要、精神控制和增加民族凝聚力密不可分。藏传佛教，从藏王朗达玛头部血液涌出的方向，潮水般涌向四面八方，席卷了整个雪域高原，甚至都渗透了山顶上的每一片树叶和花草，仿佛映照照着经卷的光芒，这里的群山都映射着佛祖的身影和种种经文。当三圣贤牵着驮着成捆经卷的马，日夜兼程来到这里，当朗达玛灭佛时，出逃的高僧们曾选择了三个方向继续传经讲佛，他们最先去了阿里，由于各方面原因，没有成功。后又去了新疆，最终也没有进行下去，最后才来到青海东部。也许是一次路途中的偶然抬眼，让他们惊异地看见了群山中隐凸的佛像，他们当即匍匐在地，立誓将在此传播一切教义。而传说中那位英武的刺客，此时也到达了这里，并把射杀朗达玛的弓箭永远地埋藏在这里，后人又在埋藏弓箭的地方建起了举世闻名的哲合寺。这两支伟大的队伍在此汇合，开始广收门徒，并授予他们比丘戒。其中最著名的有喇嘛·贡巴饶赛及其弟子卢梅等十人，从而使藏传佛教得以在安多藏

区的坎布拉啊琼南宗峰，安营扎寨并聚集起一股巨大的浪潮，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向着卫藏反冲过去，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祥地。(从松赞干布到佛教传入吐蕃再到朗达玛灭佛，史称“前弘期”。)

至于藏传佛教“后弘期”开始的具体时间，众说纷纭，史籍里也没有一致的定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受比丘戒的大量出现和大兴土木重建佛教寺院，是“后弘期”开始的重要标志。

二

这里的每一处山峰都显露着奇迹，垂直的悬崖上隐凸着一张张佛祖的脸，就像一面面浮雕。从山顶俯瞰，一只巨大的金龟，正收拢四肢包括尾巴，以金龟探海之势正欲潜入水中。佛经上讲，金龟收拢四肢代表它将看到的、闻到的、听到的、触摸过的一切不洁的、扰乱心志的、丑恶的东西，从灵魂中消除了出去。收拢尾巴则代表断绝了意念。收缩头部则代表所有的欲念消失，即达到佛陀所说的六根清静，进入凤凰涅槃。

三

上山的盘山公路共有108道弯，这是奇迹还是巧合？正好与佛经念珠相同(108，佛的吉祥数字，取自一年共有72个星期、24个节气、12个月)。

在途径第九道弯时，你可以看到连绵不

西伯利亚寒风扼守青藏的三月，迟到怀念  
东风不来  
高原古城西宁的青草不敢昂首  
青春的我被时常发脾气的风挤在群楼一隅  
在漫长寒冬打搅的土黄色心情中望穿江南

我的心在这寂寞的城中  
十面埋伏青草的天涯  
和西湖美人腰身一般柔弱的十里杨柳枝条  
怀揣青海湖七月的蓝色好心情  
迎四海宾朋  
年轻的我们在新宁路比东风提前脱下风衣  
春天正从行人身上蔓延  
没有羽绒的街道瞬间苗条  
藏歌不仅让草原辽阔  
也让中心广场的锅庄舞宽广

在海湖新区，在五矿柴达木广场

## 纸上行走的青海春天

王伟

一群南征北战的地产湘人在工地搬运春天  
商铺、酒店、写字楼在脚手架的呼唤中醒来  
这些重叠的风景中  
西宁有着深藏不漏的春天

这纸上行走的青海春天  
将我排版在三月的阳台  
推窗站在阳台  
想把湟水谷地的春天推得更远些  
我，一个书生  
春风的江湖中码字谋生的酒徒  
纸上打马走天下  
横排的是生活，竖排的是江山

在半空。

雨过天晴的高原天宇，蓝天像极了璀璨的宝石，看着悠然飘过自己头顶的那抹长长的云团，我突然坚信她就是王昌龄歌咏过的那架长云。她扣在我的头顶上，与我同行、与我依偎、与我氤氲，感觉诗人仁慈的目光瞬间把我融化。

我想，也只有高原的旷远才能孕育出青海云团的壮阔，也只有高原的高澄才能踢给青海云层的纯洁。每当闲暇，我总是喜欢看那些呈烟雾状、呈霞霭状、呈山峦状、呈石块状的云团，那姿态、那性情、那随意都始终秉承着高原的气质与品格，与高原人共生共长、不离不弃，与高原的水光山色、马队羊群、汉瓦藏舍相映成趣。“大美青海”的雄奇秀丽只有与青海的云团对接才相得益彰、天衣无缝。

## 青海长云

孟红

8月初，来到天峻布哈河时，只见连绵起伏的山丘烟雨朦胧，云雾缭绕气魄恢弘。我置身在状如絮、柔如绸、流入练的白云当中，苍穹好像触手可及。霎时，让我飘飘然不知所措，我如入仙境，把自己当仙子般飘飘欲仙。我想此刻，要是有人抓拍一张这种如梦如幻的景象，一定美得无法言语……

原来，云给人的感觉是这般妙不可言，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神魂颠倒的感觉，也是一种欲入仙境不敢直视的感觉。有点轻快并不知所措的甜蜜，又有点细微的呼吸急促的紧张，有点绵软的暖意又有点沁凉的快感，风微微吹起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低。像是梵高的画，神秘莫测。

大概每个青海人都会对云雾有着切身的感受。第二天继续前行的路上，不用抬头，我就从前面的挡风玻璃上看见苍穹。今天的天空格外多情，一忽儿澄澈如镜，一忽儿阴沉得像要从天上掉下来，云也格外生动，一忽儿簇拥着向天际飘去，一忽儿又静静地挂

## 记忆中的买卖人

赵显清

这里所谓的“买卖人”是那会儿故乡人对那些水籍游走货郎的称呼。

小时候，我们时常盼望，也时不时就能见到挑着担子，走村串乡的货郎。他们全是清一色的中青年男性，一般单独走村串乡，偶尔也有两三个凑在一起结伴而行的。他们边走边摇着拨浪鼓，且时不时用拖着家乡的口音悠长地吆喝着：“买针换颜色来……”

待有人前来时，买卖人就会择一相对平坦干净之地，放下货担，坐在扁担山小憩一会，并随手打开那装有小杂货木盒的盒盖固定好，让对方观看挑选。他也趁机掏出水烟瓶，在比筷子头还小的烟眼内塞放上一小撮揉成小球的烟丝，划根火柴点燃猛吸两口后立时吹去燃尽的烟灰，过过瘾。

一条近五尺长的木扁担，将两个曾装过酒瓶的纸板箱，用略细于成人小拇指的软绵绳子结实捆绑后拴吊在两端，再配上一把长达2尺多的拨浪鼓，就是买卖人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。那拨浪鼓把子长1尺左右，前面安装着一小型鼓，其前连着一小铁杆环，有的铁环前还焊接上约一寸长，近成人指头粗细的小铁矛，环内是一面略小的铜锣，四周用细绳绷紧固定在铁环上。在小鼓和小锣两边各拴上一长度与其半径相仿的绳子，尾端再系上一蚕豆大小的硬物。如此，随着买卖人抓执把手手臂的左右旋转摇动，那小硬物不断敲击着的小鼓和小锣，一声声有节奏地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：“梆当梆，梆当梆，梆当梆当梆当梆……”

前面的纸板箱上还放置着一接触面大小与之相近，高5寸过点的木盒，其一边安装着两小合页，打开木盒盖，内还有一装了木边框的玻璃盖，能将内部的货物基本看清楚。玻璃盖相应的一边也安装着小合页。有人要货时，买卖人揭起玻璃盖，挑取出货物递给对方。两纸板箱内装着多余备用的货物、收来的鸡蛋及部分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等。

一听到货郎的拨浪鼓声，闲暇的人们往往会三三两两先后出了门围拢过来，尤以女人和玩耍的小孩们为主。买卖人的货盒内琳

琅满目，五颜六色，其中主要是针头线脑、皮鞋带、小镜子、小木梳、火柴、打火机、头绳及头花等小物件，还有各种彩色线、纸包装的甜醅曲及瓶状的七色颜料等。此外也不乏小孩子的气球、小塑料手枪、小削笔刀、小笛子、小口琴、小喇叭及豆豆糖等之类的东西。

那会儿，我们小孩们往往身无分文，平时偶尔趁大人们不注意偷个家中的鸡蛋藏起来，待遇见买卖人时就悄悄拿来换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在腊月里宰猪时，趁机揪扯下一点猪鬃毛积攒起来向买卖人换货。有时，也可拿馍馍换。

快日落西山时，买卖人就会四处寻觅栖身之处。有些买卖人脾性温和，与当地人际关系搞得较好，每到一地就有固定的住所，不愁吃住，翌日启程前为主人家留点小货物。主人家能体谅那些人的艰辛，往往会婉言谢绝。还有一些买卖人，尽管夜幕降临之际四处甜言蜜语地求爷爷告奶奶，仍无人愿意留宿，有人大老远一见他们过来，就迫不及待地进家关门上扣，任凭怎么喊叫也不搭理，无奈间，只能去住人们的草房中了。我家有时也怕麻烦，时常会以祖父健康不佳，家有病人为由而拒绝前来投宿的买卖人，但往往会送点馍馍，说明情况后，他们也会知趣地走开。哪怕是腊月里宰年猪的时候，一旦碰上，也会慷慨地给他们点热的熟肉。买卖人感动之余打开发盒为我们回赠散发点豆豆糖之类的。

其中，更不乏一些风趣幽默的买卖人。有时，他们挑担行走之时，遇上小孩子们后会故意边走边扭一扭，唱几句秦腔、皮影戏及其它的民间小调类的，还会时不时故意夸大表情和动作，做做鬼脸，扮扮怪相，逗惹得大家哈哈大笑……

那时，只在乡政府驻地附近开有一家国营供销社。乡亲们购买一些较大的货物时就去那里，而一些日常的零碎用品，就靠那些时常前来的买卖人供应。后来随着乡村经济的振兴和交通的发展，小卖部、经销店如雨春笋般在各处林立起来，于是，那些买卖人逐渐退出了岁月的舞台，消失于大众的视野了。然而，如今回忆起来，那时买卖人们是乡村里的一道淳朴风景，他们摇动着拨浪鼓发出的声音，更是响起的一曲令人期待和神往的激越旋律，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……

